

# 《瀛奎律髓》選評東坡詩的視角探析 ——兼及紀昀評點視野

廖宏昌\*

## 〔摘要〕

方回《瀛奎律髓》選評唐、宋五、七言律詩，凡2992首，分類安卷，依詩評點，融詩選和詩話於一爐。方回選評東坡詩41首，就量而言，排名14位；就評點內容而言，既不列為「一祖三宗」，也鮮稱「格高」，卻又有「天人」之喻，方回以何種視角選評東坡詩，此本文之所由作也。

關鍵詞：方回、瀛奎律髓、蘇軾、紀昀、評點

---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方回(1227-1307)《瀛奎律髓》選評唐、宋五、七言律詩 3014 首(重出 22 首,實為 2992 首),凡詩家 385 人,取材宏富,全書分 49 類 49 卷,其中宋詩家 221 人,選入 1765 首。其〈瀛奎律髓序〉嘗云:

文之精者為詩,詩之精者為律。所選,詩格也。所注,詩話也。學者求之,髓由是可得也。<sup>1</sup>

其分類選詩,是作為教學的範本;依詩評點,則用以發範本之用意,將詩選與詩話融於一爐,目的之一即在於作為教學的教材,觀其評點內容常勉諸學者,<sup>2</sup>亦可知其〈序〉之旨意。

《瀛奎律髓》選評宋詩家 221 人,選詩 1765 首,約佔總數百分之五十九,其中蘇東坡 41 首,就量而言,次於唐代杜甫、白居易、賈島、劉禹錫、張籍、姚合,宋代陸游、梅堯臣、陳師道、王安石、張耒、陳與義、曾幾;<sup>3</sup>就評點而言,既不列「一祖三宗」,也鮮稱「格高」,<sup>4</sup>卻又有「天人」<sup>5</sup>之喻。方回以何種視角選評東

<sup>1</sup> 方回:〈瀛奎律髓序〉《瀛奎律髓彙評》(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頁1。

<sup>2</sup> 如評梅聖俞〈送任適尉烏程〉:「聖俞詩一掃『崑體』,與盛唐杜審言、王維、岑參諸人合。今學者學『四靈』詩,曷不學聖俞乎?」(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4風土類,頁170。)評〈送李閣使知冀州〉:「聖俞因送行言風土,佳句甚多,姑選數篇,學者當舉一隅也。」(前引書,卷4風土類,頁175)評曾茶山〈壬戌歲除作明朝六十歲矣〉:「茶山清名滿世,年且六十,猶曰問學只如船逆風。後生可不勉諸!」(前引書,卷16節序類,頁608)其勉諸後學,援以為教學教材之跡甚明。

<sup>3</sup> 參見張小明、王笑梅:〈從《瀛奎律髓》看方回對宋詩的基本評價〉,《黃山學院學報》第7卷第1期,2005年2月。

<sup>4</sup> 方回曰:「詩先看格高,而意又到、語又工為上,意到語工而格不高次之,無格無意又無語,下矣。」(《瀛奎律髓彙評》,卷21,曾茶山〈上元月大雪〉評,頁894)又曰:「黃(庭堅)、陳(師道)特以詩格高,為宋第一。」(《瀛奎律髓彙評》,卷22,〈和永叔中秋月夜,會不見月,酬王舍人〉評,頁925)又曰:「簡齋詩獨是格高,可及子美。」(《瀛奎律髓彙評》,卷13,〈十月〉評,頁492)方回評詩,明確標舉「格」作為主要標準。至如「一祖三宗」,方回曰:「山谷法老杜,後山棄其舊而學焉,遂名黃、陳,號「江西派」,非自為一家也,老杜實初祖也。」(《瀛奎律髓彙評》,卷1,〈甘露寺〉評,頁18)又云:「古今詩人當以老杜、後山、簡齋四家為一祖三宗,餘可預配饗者有數焉。」(《瀛奎律髓彙評》,卷26,〈清明〉評,頁1149)。

坡詩，即是本文探析之焦點。

## 一、坡詩不可以律縛

方回選評唐、宋詩律詩，對東坡律詩典範的樹立認為：

坡詩不可以律縛，善用事者無不奇妙，他語意天然者，如此儘十分好。<sup>6</sup>

細繹其評，自是恭維成份居多，馮班（1602-1671）對方回之評點頗表贊同，更進而指出：

杜、白、蘇三家皆不為律縛者也。……惟以力大學富，後人不能及耳。<sup>7</sup>

則取杜甫、李白與東坡並列，認為三人「皆不為律縛」，並指出不為律縛「以力大學富」故也，皆從正面持肯定之態度，而對於東坡〈正月二十日往岐亭，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馮班又稱：

於題不甚顧，力大才高故也。<sup>8</sup>

所謂才高、力大、學富，乃東坡不為律縛的內在質素，竟連詩題亦不甚講究修飾，也無苛責之意存焉。

至如紀昀（1724-1805）也直接就其七律提出：

東坡七律非勝場。<sup>9</sup>

---

<sup>5</sup> 東坡〈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方回評曰：「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瀛奎律髓彙評》，卷20，頁797。）

<sup>6</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10，〈正月二十日往岐亭，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評，頁371。

<sup>7</sup> 同前註，頁372。

<sup>8</sup> 同前註，頁372。

<sup>9</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16，〈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曾元翰〉

又云：

東坡七律，往往一筆寫出，不甚繩削，其高處在氣機生動，才力富健。其不及古人者，在少鎔煉之功，與渾厚之致。<sup>10</sup>

坡詩七律非勝場，其原因在於東坡「往往一筆寫出，不甚繩削」，此亦馮班指其「於題不甚顧」者。於此紀昀還就東坡詩「非勝場」的情形下之優缺點立說，其高處在於「氣機生動」，其不及古人者在於「少鎔煉之功，與渾厚之致」。以下即就東坡兩個側面分析之。

## 二、坡詩少鎔煉渾厚

紀昀評東坡〈贈虔州術士謝晉臣〉嘗云：

東坡以蘇武自比，殊為不倫。

坡公七律，往往失之太快、太豪，此詩故亦不免此病。<sup>11</sup>

此論與前引「往往一筆寫出，不甚繩削」，前後呼應，為其出筆「太快、太豪」，故作「不倫」之比喻。他如〈次韻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句評云：「鄙俗」；<sup>12</sup>評〈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枝〉：「葉似楊梅蒸霧雨，花如廬橘傲風霜」句云：「俗陋之甚，不復知為坡公筆矣。」<sup>13</sup>評〈張先生〉五六句：「脫屣不妨眠糞屋，流澌爭看浴冰川。」云：「太鄙。」；<sup>14</sup>評〈三朵花〉

---

評，頁 609。

<sup>10</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正月二十日往岐亭，潘古郭三人送余於女王城東禪莊院〉評，頁 372。

<sup>11</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37，〈贈虔州術士謝晉臣〉評，頁 1442。

<sup>12</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8，〈次韻曹輔壑源試焙新芽〉評，頁 721。

<sup>13</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7，〈次韻劉燾撫勾蜜漬荔枝〉評，頁 1191。

<sup>14</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48，〈張先生〉評，頁 1796。

云：「此詩殊惡，不必以東坡之故爲之辭。」<sup>15</sup>皆直指其缺陋，用語誠令人不堪。至如〈張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白衣送酒舞淵明，急掃風軒洗破觥。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空煩左手持新蟹，漫遶東籬嗅落英。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榼餉春耕。」方回評曰：

「青州」、「烏有」之聯，既切題。「左手」、「東籬」一聯，下「空煩」、「漫遶」四字，見得酒不至也。善戲如此。<sup>16</sup>

紀昀評曰：

「舞」字不妥。  
亦是諧體，三、四太俳，不及五、六。<sup>17</sup>

無論「善戲」或「諧體」，要皆「不甚繩削」。再如〈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詩以戲之云〉：「孟家嗜酒桓溫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風流自有高人識，通介寧隨薄俗移。二子有靈應拊掌，吾孫還有獨醒時。」方回評曰：

全用孟、徐二人飲酒事。以其泉下有靈，卻笑厥孫不飲，善滑稽者。<sup>18</sup>

紀昀評曰：

戲筆不以正論，存一種耳。就此而論，卻點化得玲瓏璀璨。<sup>19</sup>

<sup>15</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48，〈三朵花〉評，頁 1797。

<sup>16</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9，〈張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評，頁 736。

<sup>17</sup> 同前註，頁 737。

<sup>18</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9，〈太守徐君猷、通守孟亨之皆不飲酒，詩以戲之云〉評，頁 736。

<sup>19</sup> 同前註。

方回直指其「善滑稽」，紀昀更聊備一體，不以正格論之。然其詩雖是「戲筆」，卻也不得不欽服其「點化得玲瓏璀璨」。

又如〈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蕙死蘭枯菊亦摧，返魂香入隴頭梅。樹枝殘綠風吹盡，一點芳心雀啁開。野店初嘗竹葉酒，江雲欲落豆稽灰。行當更將釵頭見，病起烏雲更作堆。」方回評曰：

「一點芳心雀啁開」，此句最佳。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雀為之物，嘗凍啁。梅開本無情，於梅下此語，乃若不勝情者。尾句蓋謂季常侍兒病起新妝，行當於釵頭見此花，欲其出以侑樽也。「豆稽灰」出《文酒詩話》王勉〈雪〉詩：「上天燒下豆稽灰，烏李從教作白梅。」亦俚語，世傳以為戲者。東坡作詩，初學劉夢得，頗涉譏刺。第以荆公新法，天下不變，故勇於排之，而又不能忘情於詩。間有所斥，非敢怨君。元豐中李定、何正臣、舒亶彈劾之，下獄，欲置之死。至於今，此三人姓名，士君子望而惡之。亶有〈和石尉早梅〉二首曰：「霜林盡處碧溪傍，小露檀心媚夕陽，天下三春無正色，人間一味有真香。相思誰向風前寄？更晚那辭雪後芳。朝夕催人頭欲白，故園正在水雲鄉。」又「依然想見故山傍，半倚垣陰半向陽。短笛樓頭三弄夜，前村雪裡一枝香。可能明月來同色，不待東風已自芳。幸免杜郎傷歲暮，莫辭吟對釣魚鄉。」此兩詩亦頗可觀。但以少陵為杜郎，則稱謂不當。亶眼不識東坡，而謂其能識梅花耶？兼以格卑句巧，似乎湊合而成。惟東坡詩語意天然自出，高妙懸絕不同。其人品不堪與東坡作奴，故附其詩於坡詩之下，不以入正選云。<sup>20</sup>

於此方回驚呼東坡為「天人」，要在其「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方回認為梅花開謝，乃自然界使然，無關吾人情感之有無。而在東坡「一點芳心雀啁開」句，卻寫盡梅花不勝鳥雀之有情而盛開，既不合常理，且援俚語入詩，頗見戲筆，乃因其人品潔清，粗俗俚語，亦能另造語境，臻極「語意天然自出，高妙懸絕不同」的境界。針對方回的評點，紀昀則頗有微詞：

<sup>20</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20，〈岐亭道上見梅花戲贈季常〉評，頁798。

「豆稽灰」終是粗俚。或以東坡而曲之為詞，則謬甚矣。<sup>21</sup>

二人同見其粗俚之語，但評價卻有差異，方回評其「天然自出」，紀昀或見其「少鎔煉，與渾厚」；方回允為「高妙懸絕」，紀昀直斥「粗俚」。此亦如東坡〈紅梅〉，馮班評曰：

虛谷云「第二首尾首」、「第三首前聯」、「俱佳」，俱不佳。<sup>22</sup>

二人見解大異其趣，一稱「俱佳」，一稱「俱不佳」然而詩歌創作遠避物色藻飾而趨於散文化、議論化，是宋人自尋門徑的重要方法，紀昀評點東坡詩，謂為粗俚、太鄙、俗陋、太淺等，所見不鮮，其直露率易之風，自是後代讀者必須瞭然於胸者。

### 三、坡詩氣機生動

再就紀昀稱「坡詩氣機生動」云。所謂「氣機生動」，無非指其詩作「氣勝」、「有神」、「老健」、「深穩」處。如〈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紀昀評曰：

七律亦非東坡長技，頗以氣格勝耳。古體自妙絕一時，獨有千古。可惜結入習徑。<sup>23</sup>

方回直謂：

中四句氣焰逼人。<sup>24</sup>

<sup>21</sup> 同前註，頁 798。

<sup>22</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0，〈紅梅〉評，頁 799。

<sup>23</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臥病逾月請郡不許復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鎖院是日苦寒詔賜官燭法酒書呈同院〉評，頁 70。

<sup>24</sup> 同前註，頁 69。

二人皆以氣勝著筆。而對此詩的評點，許印芳（1832-1901）有較詳盡之詮釋：

東坡天才豪放，學殖富有，發為文章，非長篇大句不足供其揮灑。故其詩七言最為擅場，七古較七律尤出色，七律雖不及七古，而氣格超勝。全集佳篇甚夥，在宋人七律中儘可獨樹一幟。曉嵐謂非長技，此謬說也。……全詩老成，中四句尤佳。曉嵐斥為頹唐，亦是苛論。<sup>25</sup>

其贊同紀昀七律氣格超勝，但也反對紀昀七律之非東坡長技論，然又以東坡「七古較七律尤出色」，似亦不必指稱紀昀為謬說，蓋紀昀稱七律非東坡長技、方回稱東坡不可以律縛，與許說並無二致。唯如許印芳認為東坡天才宏放「非長篇大句不足供其揮灑」，對東坡「七古較七律出色」，極有見地。而由許印芳的詮釋也可約略看出方回、紀昀也皆有「七古較七律出色」的傾向。另據近人查洪德之分析，認為方回詩論前期重律詩，後期重古體，《瀛奎律髓》所反映的只是方回唐宋律詩學理論，其對古詩和唐宋古體詩的論述則存在於《桐江集》、《桐江續集》和《文選顏鮑謝詩評》中，<sup>26</sup>因此《瀛奎律髓》評東坡曰：「七律非勝場」、曰「坡詩不可以律縛」，其認知實與許印芳正合，方回在序《唐三體詩》即云：

唐詩前以李杜，後以韓柳為最。姚合而下，君子不取焉。宋詩以歐、蘇、黃、陳為第一，渡江以後，放翁、石湖諸賢詩，皆當深玩熟觀，體認變化。<sup>27</sup>

於此直陳東坡名列宋詩第一之中。方回還將漢至宋詩，較為成熟地概括為「四先生」與「八賢」<sup>28</sup>之說，東坡乃與陶潛、杜甫、李白並列為「四先生」，東坡詩之評價顯然高於《瀛奎律髓》中之評價。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於《文選顏鮑謝詩評》曰：「究較《瀛奎律髓》為勝。」<sup>29</sup>其評點東坡詩之視野實與方回正

<sup>25</sup> 同前註，頁 70。

<sup>26</sup> 查洪德：〈關於方回詩話「一祖三宗」說〉，《文史哲》，1999 年第 1 期，頁 71-77。

<sup>27</sup> 見瞿佑：《歸田詩話》（《歷代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 年 9 月），卷上。

<sup>28</sup> 方回：〈詩思十首〉之二、五，《桐江續集》（《四庫全書珍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 年），卷 28。

<sup>29</sup> 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 月），卷 186 集



合。查先生論文頗多高見，如有值得商榷處，即在於方回詩論並非前期重律不重古，而後期詩論是對前期「一祖三宗」的突破，其實方回對律、古的認知應是一致的，只不過其在選評《瀛奎律髓》作為教學教材範本，建立完整體系的律詩學有其必要性，故時而指稱其短處，而面對能稱其才之古詩，則又興發「宋詩第一」的評述，二者自不矛盾。

至如前引詩，許印芳允為「老成」，認為紀昀「斥為頹唐，亦是苛論」，紀昀嘗稱：「晚唐詩但知點綴景物，故宋人矯之，以本色為工。然此非有真氣力，則才薄者淺弱，才大者粗野，初學易成油滑，老手亦致頹唐，不可不慎也。」<sup>30</sup>可知紀昀東坡詩重在其「氣格超勝」，而非在其「頹唐」、「老手」。〈如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曾元翰〉，紀昀評曰：「東坡七律非勝場，然自有一種老健之氣。」<sup>31</sup>〈庚辰歲人日作〉其一，紀昀評曰：「雖非極筆，究是老將登壇，警效自別。」其二，紀昀評曰：「此種詩只看其老健處，不以字字句句求之。」<sup>32</sup>其評雖尚不及〈三朵花〉之評曰「殊惡」，<sup>33</sup>對「老健之氣」亦注目三分，但總是美中不足。

再如〈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到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紀昀評曰：「通體深穩，三、四尤好。」<sup>34</sup>蓋意味深長，辭復超妙，非「老將登壇」，不能躋登其境，此亦許印芳發「此老詩句誠非淺人所能讀也」之故。唯如〈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紀昀評曰：「五句是沈思光景，六句是領悟光景，寫得有神。」<sup>35</sup>其本集也批云：「氣機流暢，然非五、六句著實稱持得住，則太滑矣。」<sup>36</sup>稱其「寫得有神」，云其「氣機流暢」較「老將登壇」似乎又較近其高處之所在。

部 39，總集類 1，頁 5084。

<sup>30</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評，頁 360。

<sup>31</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6，〈如元日過丹陽，明日立春寄曾元翰〉評，頁 609。

<sup>32</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6，〈庚辰歲人日作〉評，頁 615-616。

<sup>33</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48，〈三朵花〉評，頁 1797。

<sup>34</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10，〈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到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評，頁 373。

<sup>35</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夜直玉堂攜李之儀端叔百餘首，讀至夜半書其後〉評，頁 71。

<sup>36</sup> 同前註，許印芳引。

又有〈首夏官舍即事〉：「安石榴花開最遲，絳裙深樹出幽非。吾廬想見無限好，客子倦遊胡不歸？座上一樽雖得滿，古來四事巧相違。令人卻憶湖邊寺，垂柳陰陰晝掩扉。」方回評曰：

此詩之變體，他人殆難繼也。首唱兩句自說石榴花，下面如何著語，似乎甚難。卻自想吾廬之好，而恨此身之未歸。第五、第六卻又為不是無酒，只是心事不自樂爾。至尾句卻又擺脫，而歸宿於湖上之寺。蓋謂雖未可遽歸，一出遊僧舍亦可也。變體如此難學，姑書之以見蘇公大手筆之異。如〈初夏賀新郎〉詞後一段全說榴花，亦他人所不能也。如老杜「及看燕子入山扉」以下四句說景，卻將四句說情，則甚易爾。善變者將四句說景括作一句，又將四句說情括作一句，以成一聯，斯謂之難。<sup>37</sup>

方回《瀛奎律髓》立「變體」一類，不僅認為東坡「此詩變體，他人殆難繼也」，在說明詩意之後，又取老杜詩作加以較量，稱其「甚易」，以突顯東坡此詩詩法之「難學」、「難繼」，以見坡詩之大手筆，而其高處不言自喻。

#### 四、結語

方回嘗云：

坡才大，於小詩餘事耳。<sup>38</sup>

其謂「坡才大」，自與前引馮班稱東坡「力大才高」，紀昀稱東坡「才力富健」，相互輝映。因其才大，非古詩長篇不足以供其揮灑，其於七律小詩自是「餘事」，故時見其少鎔煉與渾厚之致，方回雖未如紀昀直言其不及古人處，然而指其「善滑稽」，所見類同。紀昀縱然常稱方回「以東坡而曲為之詞」，然而常道其高處，則又不遜於方回。綜而論之，方回肯定東坡之才大，唯如小詩餘事耳，故不可以律

<sup>37</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6，〈首夏官舍即事〉評，頁 1140-1141。

<sup>38</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 26，〈次韻定慧欽長老見寄〉評，頁 1707。

縛，其在《瀛奎律髓》評點中，甚而驚為「天人」，其〈雪後書北臺壁〉之二；「黃昏猶作雨纖纖，夜靜無風勢轉嚴。但覺衾裯如潑水，不知庭院已堆鹽。五更曉色侵書幌。半月寒聲落畫簷。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雙尖。」方回評曰：

或謂坡詩律不及古人，然才高氣雄，下筆前無古人也。觀此雪詩亦冠絕古今矣。雖王荊公亦心服，屢和不已，終不能壓倒。<sup>39</sup>

認為此詩「冠絕古今」，竟連王荊公和詩不已，終究不能超越其境界。而就此詩方回之評點言，可知其選評東坡詩之視角，在於向讀者說明律詩並非東坡最佳的載體，以致於詩律上或有不及古人處，但就其詩學整體之表現，由於「才高氣雄」，筆力則是「前無古人」。

---

<sup>39</sup> 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瀛奎律髓彙評》，卷21，〈雪後書北臺壁〉之二評，頁880。

## 引用文獻

- 〈瀛奎律髓序〉，元·方回，《瀛奎律髓彙評》，元方回選評、李慶甲集評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4月新1版。
- 〈從《瀛奎律髓》看方回對宋詩的基本評價〉，張小明、王笑梅，《黃山學院學報》第7卷第1期，2005年2月。
- 〈關於方回詩話「一祖三宗」說〉，查洪德，《文史哲》1999年第1期，頁71-77。
- 《歸田詩話》，明·瞿佑，《歷代詩話續編》本，台北：木鐸出版社，1983年9月。
- 〈詩思十首〉，元·方回，《桐江續集》，《四庫全書珍本》，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
-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清·紀昀總纂，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3月。

## An Analysis of the Perspective of *Ying-kui lui-hsui's* Criticism on the Poetry of Su Shih——Along with a touch of the criticism horizon of Chi Yun

Liao, Hung-ch'ang \*

[Abstract]

There are 2992 five and seven characters regulated poems of T'ang and Sung dynasties in Fang Huei's *Ying-kui lui-hsui*. The poems are categorized and commented accordingly. There are 41 poems by Su Shih whose poems are the fourteenth in terms of number. Fang did not attribute Su Shi to the leaders of Chiang-shi school and applauded his poems marvelously. Fang also called Su "Poet of the Heaven."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of Fang Huei.

**Keywords:** Fang Huei, *Ying-kui lui-hsui*, Su Shih, Chi Yun, Criticism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